

## 第一回 題破廟觸怒生憐 囿香奩虛誇惹厭

詞曰：

花簇簇，看花莫不誇金谷。誇金谷，誰道幽蘭，山中馥馥。

傅岩未始非天祿，苧蘿久矣無青目。無青目，有眉空畫，有書空讀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自古才難，從來有美。然相逢不易，作合多奇，必結一段良緣，定歷一番妙境，傳作美觀，流為佳話，故《平山冷燕》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矣。然芳香不盡，躍躍筆端，因又採擇其才子占佳人之美，佳人擅才子之名，甘如蜜、辛若桂姜者，續為二集，請試覽之。

話說四川重慶府縉雲山下，有一地名叫做橫黛村。村中有一灣溪水，繞村而流，冬夏不竭，灣灣皆澄清見底。獨到白石堰這一灣，卻水光墨黑，因又叫做洗墨溪。這洗墨溪上，卻住一個人家，綠樹成蔭，青山屋裡，雖非喬木世家，卻也是數百年以外的舊族了。

這人家姓甘，說起來相傳是三國時劉先主甘夫人的支派。雖遠不可考，而近代以來，也還算做衣冠文物之家。傳到他這一代，不幸父親甘霖久已歿了，只有寡母田氏在堂，撫養他一兄一妹。兄名甘頤，別字不朵。妹名甘夢，別字非想。他家人不便稱呼，遂叫她為夢娘。兄妹二人，雖生於山僻鄉村，卻賴地脈靈秀，生得明眸皓齒，玉潤金輝，望去如兩團白雪，行來似一對明珠，女不愧苧蘿西子，男可方西蜀子雲。但只恨窮鄉下邑，甘頤生了一十八歲，甘夢長成一十六年，才美過人百倍，卻無一人知道。但喜得家中的產業，雖非素封，田連阡陌，卻東臯西畝，聽奴僕耕桑，也還足供衣食。故甘頤還守著世代的詩禮，只知誦讀，並不想誦讀之外別生他想。妹子甘夢，見哥哥讀書通達古今，以為高妙，又見哥哥舉業之外，時常做些詩文，感觸心情，以為風雅。遂看得女紅一道，不足盡女子之能，繡刺餘閒，遂也隨著哥哥讀書識字。不料生來的聰慧過人，稍經瀏覽，早已筆下有神，腕中有鬼。故每日但與哥哥唱和詩文，以娛白晝。不是哥哥做了叫妹妹和韻，便是妹子出題與哥哥對做。朝夕如此，倒也不知寂寞。

忽一日，拈了一個空谷幽蘭的詩題，又拈了一個太史公曆覽名山大川的文題。甘頤因歎息對妹子說道：「幽蘭擅千古芳香，豈不過於桃李，乃以生身空谷，每每為人遺棄。太史公為漢代偉人，即閉戶著書，亦堪千古。尚欲遨遊四海以成名。我甘頤香非幽蘭，而隱僻過於空谷；才非太史，而足跡不涉幣廛，豈能成一世之名哉？沉楫庭失訓，功名姻婭，皆欲自成。株守於此，成於何日？我不成名，妹妹愈無望矣。莫若辭了母親，往通都大邑一遊，或者別有所遇，亦未可知。」夢娘道：「四海遨遊，固文人遠大之期，但哥哥年才十八，尚未老練，未免自怯。又顏如閨秀，隻身而往，恐被人欺，亦不可不慮。不如仍在本鄉，候宗師到日，覓領青衿，保守門戶，再為他計何如？」甘頤道：「本鄉青衿覓得固好，但方今錢財之世，你為兄的又不願以錢財博功名，只恐要覓這一領青衿也不容易。功名如此，若再求才美為夫婦榮，恐更難矣。莫若遠行一步，則天地寬而眼界大，或別有機緣，未可知也。若慮出門年少，為兄的男子也，有何難哉。」

甘頤主意定了，遂將此情細細與母親田氏說知。田氏道：「幼學壯行，是你男子漢的事。我做娘的也不阻你。但聽見前日刁家表兄來說，新宗師到了，府縣要考。就是府縣要財不容易取，也須考過不取方才死心，哪有虛料其不取而竟不考之理？既要遠行，何在一時？且待考過不取，再去不遲。」甘頤見母親吩咐，不敢不依，只得在家候考。

過不多時，忽刁家表兄著人來報說道，新宗師已到了，縣裡考期已有了，請甘相公早進城去交卷。原來這刁表兄就是田氏的姐姐嫁到刁門生的。住在縣城中，家道十分從容，名字叫做刁直，別字天胡。生得儀容甚陋，心情頗愚，所好者枕上之花，聽貪者杯中之物。雖也掛著個讀書之名，卻恨與書無緣，每每相見而不相親。這年已是二十七歲，曾娶過一妻死了。今見甘家表妹生得仙子一般，十分動火，欲要娶為繼室，悄悄著人去求姨母。姨母回復道：「你表妹酷好詩書，你須進得一個學，便好講了。若單以財求，未必能動。」故刁天胡著急，叫人來請甘頤去同考。甘頤因母命，要他考一番方許遠去，只得進城到刁表兄家住下，至期同考。考過了，甘頤就辭別回家，與妹子說刁直一字不通。

及府案發了，甘頤不取，刁直倒取了。甘頤見府裡不取，無由進道，料功名無分，只得拜辭母親，要四方去遊學。田氏前已許下，不好阻擋，只得聽他所為。甘頤因收拾行李盤纏，只帶了一個老蒼頭叫做王芸跟隨，拜辭了母親與妹子，約在三年中准回，竟飄然而去。正是：

海闊天空雲路長，難叫鴻鵠不飛揚。

任他暗向榆枋笑，聽我乘槎日月傍。

刁直見甘頤府考不取，滿心快活，以為再拼著二三百金，買了一領藍衫，便好到姨母處求親了。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甘頤一時高興，出了門來，原未曾打點，竟不知何處去好，只得僱了一匹蹇驢，信路而行。忽行到一個村鎮上，也不知叫什麼地方，此時日已向西，驢子不肯去，只得下了。要尋下處，又無歇店，只有一座大廟臨於河上，也不知是什麼神道，就進去借住。那廟況看見甘頤少年清秀，知不是常人，便留他在旁邊房裡住下。此時要睡尚早，因到鎮市上閒步。鎮上歇店雖無，酒店卻有，遂進去沽了一壺，獨酌得醺醺然，再走回廟中。天尚未晚，看見神座旁有寫疏頭的現成筆墨，一時感慨不平，遂提起筆來，在廟旁粉壁上題了一首《踏莎行》的詞兒道：

白日求才，青天取士，無非要顯文明治。如何燦燦斗魁光，化為赫赫金銀氣。

禿鐵無靈，毛錐失利，殘書嚼碎無滋味。問餘斗酒百篇詩，不如且向長安醉。

後學蜀人甘頤不朵題

題完，方到旁邊房裡去睡。

這邊睡下不提。不期文宗這日坐了一隻大座船，正按臨重慶府。到了此處，見天色曉了，就吩咐住船，歇在廟前河下。這文宗姓施名沛，是江右人，大有聲名，又最憐才愛士，考案甚公。船泊河下，看見大廟，因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廟？」

廟。」施文宗道：「關帝正神，可上去一謁。」左右衙役執事聽見，忙傳呼將閒人趕開。因船與廟相近，施文宗也不乘轎，竟慢慢地踱了上來。廟祝迎接著，先到殿上拜謁過關帝，然後四邊觀看。這廟在村鎮上，雖然高大，卻沒甚景致，就走下殿來。忽看見旁邊粉壁上有數行字跡，寫得生動，遂走近前一看，見是一首詞兒。細味詞中之意，句句皆是怨恨受賄，考取不公，心下不勝沉思道：我才考得一府，自以為不曾遺失一人，為何早有人怨恨？又將詞兒細玩一遍，又暗想道：此詞雖然怨恨，卻詞意風流，大有才人思致。有才若此，遺失了他，感慨不平，卻也怪他不得。看下邊名字，卻是蜀人甘頤。又想道：我考成都一府，並不曾有這個甘頤。因問廟祝道：「這壁上的詞兒，是一向有的，還是近日題的？」廟祝道：「一向沒有，就是方才一個過路的相公，偶然借住，吃醉了題的。」施宗師道：「這人去了還是在此？」廟祝道：「還睡在裡面，明早就要去了。」施宗師道：「既在此，可好好地帶他來見我。」說罷，就回船去了。

廟祝聽見官府吩咐，未免驚慌，因忙走到旁邊房裡來叫道：「相公快醒醒起來。」甘頤正吃了數杯酣然睡著了，忽被廟祝喚醒，叫他起來，因問道：「我過路人，明日要早行，你叫我起來做甚？」廟祝道：「不是我叫你，是學道老爺。船在河下，方才上來看見你題壁的詩詞，甚是屬意，故著我叫你上去見他。」甘頤聽見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這詞兒我雖不為他作，卻句句傷他，未免觸他之怒。妹子未出門，就慮我不老練惹事，今才舉足，便早弄出這場大事來，卻將奈何？只管延挨，不肯起來。當不得廟祝催促，知不能免，只是大著膽，整整衣帽，竟隨著廟祝走上船來。

此時天已黑了，施宗師點著兩支明燭，坐在前艙。左右稟廟祝帶甘頤到，施宗師吩咐：「廟祝叫他去罷，甘頤著他進來。」甘頤聽見，忙入艙跪下叩首道：「童生甘頤叩見宗師老爺。」施宗師心上，只認做是個中年童生，故題壁怨恨，忽見是個少年，又貌如美人，暗暗驚喜。因問道：「甘頤就是你麼？」甘頤道：「童生正叫做甘頤。」施宗師又問道：「廟中壁上的詞兒是你做的麼？」甘頤道：「正是童生醉後偶然亂道的。」施宗師又問道：「你詞中說斗魁光化做金銀氣，這分明是怨恨本道考案不公，遺失你了。這一個童生，怎敢如此大膽？」甘頤聽了，連連叩首道：「童生無福，並未得蒙宗師老爺賜考，怎麼怨得到宗師老爺。」施宗師道：「你不怨恨本道，卻是怨恨何人？」甘頤道：「童生乃重慶府巴縣人，聞宗師老爺按臨考取童生，童生念讀書一場，指望寸進，故隨眾赴考。不期文字無靈，才到府中，便遭遺棄。故醉後妄言，有觸天台之怒，懇祈天台憐念遭斥之苦，開恩放釋。」施宗師道：「府中不取你，或者還是你做得文字不通？」甘頤道：「童生做的文字不通，理應不取，但不知為何比童生做得文字更不通的，卻又高高取了？」施宗師道：「這也難信你一人之言。本道如今且出兩個題目考你一考，若是文字平通，我便取你入學，倘做不來，或做得荒謬，卻要發到府中去定罪。」甘頤道：「若得蒙宗師老爺賜考，便死也甘心。」施宗師因將筆寫了兩個書題、一個經題發下來。又吩咐衙役給他紙墨筆硯，叫他用心做，一面就退入中艙去吃晚膳了。

甘頤接了紙筆，就在艙旁一張桌上，展開題目一看，只見：《中庸》上一個是：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；《論語》上一個是：吾斯之未能信；《詩經》上一個是：求之不得。

甘頤看見宗師不責治他，轉出題考他，知有好機會，滿心歡喜。便賣弄有才，提起筆來將三篇文章一揮而就。宗師夜飯吃完，甘頤三篇文章早已托門子傳了進去，施宗師見文字做得敏捷，先已歡喜，再細看文義，又見研理入微，認題甚切，而筆墨之外別具一種幽秀之氣。不禁大喜道：「原來此子倒是一個雋才。」因走出前艙來，當面發放道：「你這三篇文章，也還做得平通，異日可以上進，本道取了。你可回家肄業聽案，不可在外流蕩，以筆墨播怨招愆。」甘頤聽了忙拜謝道：「童生既蒙釋罪，又蒙培植教誨，宗師老爺的鴻恩真天高地厚矣。」拜謝完，因退回廟中，廟祝接著賀喜道：「相公方才去見，小道甚是擔憂，幸虧相公才高，上官起敬，得以轉禍為福。不然怎麼了得！」甘頤道：「此皆托老師福庇。」說罷，就去睡了。到次日起來，廟祝見上官厚待，便備飯相請。甘頤吃了飯，就叫王芸稱了五錢銀子謝他，就央他買些石灰，將壁上的詞兒粉去。因宗師吩咐回家候案，便不敢遠去，只得又僱了一匹驢兒，騎了歸家不提。

且說施宗師船開了，暗想道：府縣扼才如此，這甘頤昨日若不遇我，不幾被府官埋沒了。還須細心搜索一番，方不負衡文之任。不多時到了，眾官迎入府中督學衙門坐下，府縣官俱次第進見。見畢，府官就呈上考案。施宗師接了，打發眾官出來，獨留刑廳說道：「童生入學，雖非大功名，然人才進退消長之關，實係於此。府縣往往視為等閒，漫不留心，聽人公薦，實係私情。濫收白木，遺棄青錢，使本道顛倒驚駭，不能獲駿。這還罷了，最可恨，是使遺珠棄璧，肆譏騰謗，歸於本道，其害非淺。賢司李須傳與府縣，盡心閱卷。」刑廳因打一恭道：「府縣公薦，雖已成例，然閱卷恐亦不敢不公，美才或亦不敢遺棄。況老大人藻鑒冰清，誰敢譏怨。」施宗師道：「本道亦非無據之言。昨泊舟村鎮，偶步關廟。見壁間一詞，中言『斗魁光、金銀氣』。甚怨考案不公，大恨被人遺棄。本道追究其人，叫做甘頤。幸其人尚在，本道喚而詰責之，始知為府案不收也。因請面試。本道出了兩書一經三個題目考他。本道一餐夜膳未畢，他這三篇文章已完。細閱之，淹貫精微，自是科甲之才。」因命取出，送予刑廳看道：「怎說得美才不遺？」刑廳看了吃驚道：「童生中如何有此雋才，若不取，真可謂之遺珠矣。」施宗師道：「賢司李且休過責於人，文字有一日之短長，可先將他府考的卷子查出，待本道閱過，再為定奪。」刑廳應一聲「是」，遂打一恭退出，忙忙回府來見府尊，備說前事。府尊竟茫然，不知甘頤是誰。及取縣案，叫書房去查，在沒公薦、無分上一束敗卷中查了出來。再細看時，方知文字做得精美，比案首的更好。只因未曾行賄，所以擱起。今見宗師來查，甚覺沒趣。只得加上批評圈點，央刑廳只說是此卷原擬作案首，只因前日去參見按台，匆忙中遺失了。刑廳見宗師，只得將此言回復。施宗師道：「好卷不取，還可推得匆忙，若取過的不通，便難推匆忙了。且候考後定奪。」一面就發牌考試。

宗師內裡，雖然如此嚴飭，而童生外面，哪裡得知，猶紛紛的求分上，央人情。這刁直用了三百兩頭，央下一個大鄉宦的分上，以為確然進學無疑。自經道考後，便欣然以秀才自居，等不得發案，便先穿了闊服，騎匹馬，跟隨著家人，竟到橫黛村洗墨溪上來看姨母。一見面就說道：「表弟整日讀書，這樣高才，不期府裡倒遺失了。若不遺失，此時道考過，同我雙雙進學，豈不美哉？他不與道考，明日叫我獨自一個迎了入學，只覺道不興頭。」田氏道：「這是各人的命運，哪裡論得。」刁直又問道：「表弟怎麼不見？」田氏道：「他因府裡不取，在家讀書沒興，前日就出門遊學去了。」刁直聽說，因大笑道：「這就呆了。一個人的才學是造定的。若有才，在家何嘗不發；若無才，便走盡天下也是一般。聞這施宗師真心憐才，考案最公。若在家，候他考完，趕個遺童，或者還有些指望，卻遠遠地去撞些什麼。」田氏見他遠來，只得收拾酒飯請他。

刁直吃完了酒飯，就將酒遮著面孔，因對田氏說道：「向日所說表妹的親事，蒙姨娘許我進了學再講。今進學只在得數日了，望姨母作成，不要爽信。」田氏道：「這話雖是有的，皆因我見他兄妹們，日夕吟詠，以才為命。一個斷不肯娶無才的妻，一個斷不肯嫁無才的夫。」

斷不肯嫁無才的夫婿，故我作進學之想。以為進了學，自然有些才華，壓得倒他們。不知賢表姪果然有些才華否？」刁直道：「這姨母說話，一發好笑，這才是稱不得斤、估不得兩的。但思哪有個有才的倒不能進學，無才的倒進學之理，便明白了。」田氏想一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但她女子家，空說也沒用。且等你進了學，頭巾藍衫、披紅掛綠來拜我，等她女兒家看得眼熟，我便自然有話說。」刁直聽了歡喜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不數日我就來拜姨娘了。」說罷，欣然而去。正是：

有財只道橫行去，不道無才去不成。

若以才同財並較，傷哉千古不能平。

刁直去後，田氏就與女兒說他來意。甘夢道：「前日哥哥對我說，此人一字不通，怎敢來作此癡想。」田氏道：「哥哥既說他不通，為何他倒打點要進學？」甘夢道：「這都是銀子買的。有甚稀罕。」正說不了，忽甘頤又走了來家。母親與妹子看見，忙問道：「你說要遠去遊學，為何又不去了，莫非孤身出門不慣？」甘頤道：「非也。」遂將在廟裡借宿，壁上題詩，觸怒了提學，拿去面考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田氏聽了滿心歡喜道：「宗師既親口許取了，便自然有些指望。」甘頤道：「但恐府裡案上無名，宗師突然添出一名來不便，只怕還要候遺童案裡發哩。」甘夢道：「宗師若是個沒意思，不憐才的，便不肯面考，不肯輕說取了。他既發放說回家候案，自然有個下落，何必愁他。以哥哥之才，便金馬玉堂也自有日，一領青衫，何足為重？但可笑刁家醜驢，不知哪裡弄的手腳，得赴道考，便來奚落哥哥府中遺了，明日忽然進了，使他吃驚，倒也有趣。」甘頤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待發案之時，偏走到他家去混他一場，未為不可。」只因這一算，有分教：冷落變做風騷，矜誇化為慚愧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